

《書目答問匯補》後記

李國慶

內容提要：本文在簡要介紹《書目答問》和來新夏先生的基礎上概括說明了《書目答問匯補》一書的編纂過程、所錄諸本的特點以及主要的匯補工作。

關鍵詞：書目答問 書目答問匯補 編纂過程 匯補工作

清光緒元年（1875），南皮張之洞時任四川學政，“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，書以何本為善……因錄此以告初學”。這是張之洞編印《書目答問》之初衷，尤以“訓士”為目的。“此編為告語生童而設，非是著述，海內通人見者，幸補正之”（引張之洞《書目答問略例》語）。這既是張之洞的謙辭，又屬實情。由此引出了諸賢遞相校補《書目答問》之功業。

清光緒二年（1876），《書目答問》始刊行於世。就是這部草草編錄刊布的指導生童讀書門徑的一部舉要書目，刊行不久，便風行海內，士林、書林奉為枕中鴻寶，幾於家置一部，出現了“洛陽紙貴”的盛況，起到了普及國學知識的作用。讓張之洞沒有想到的是，不僅如此，這部書目的功過得失，業已成為目錄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。它在文獻整理、國學研治，以及傳統文化建設等方面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。

初刻本雖以楷書上版而刻手頗草率，於是當年便有再刻之本出現。初刻與再刻本間有增省出入不同者。於是嗣後又有箋補本、斟補本及補正本等校勘成果遞相刊印行世。更有進者，學人、藏家在訪書、藏書、典藏及讀書時，每以《書目答問》為底本，信手增補書目、批校異同、訂正訛誤，成為新出批校本。對這些以《書目答問》為研究對象而產生出來的刊本、校本進行綜合比勘梳理，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的學術研究工作。

來新夏教授是我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、文獻學家和圖書館學家。來先生早年讀書時，就已在文獻大家余嘉錫先生的指導下研讀《書目答問》。來先生傳承師學，從那時開始，研治斯目逾半個世紀之久。今來老壽登耄耋，其歷史學、文獻學及圖書館學專著，隨着歲月的演進而遞相出版問世，著作等身。來老才雄學膽，德高望重，當今之世屹然為學界領袖、文獻大宗。來老以歷史學家視角，以文獻學家筆法，看待並整理《書目答問》，洵與常人異趣。來老歷數十年之功，訪求當世諸家批校稿本及清季以來刊印之本，按照各家成果取得之先後，於同一條目之下，一一臚列，復加按語，始成《書目答問匯補》（下稱《匯補》）一書。來老以其最新學術成果奉獻社會，實現了作為一代學人的樸素夙願，令人感佩。

《書目答問匯補》所錄各家批校稿本、世行之各種刊本，以經眼者為取捨範圍，所

匯之書，限衆本之代表者。衆本各具特色，茲試叙如次：

王秉恩貴陽刻本。秉恩對《書目答問》進行訂正，於清光緒五年（1879）在貴陽刊行，成為訂正《書目答問》的最早一部專著，具有初創之功。秉恩乃張之洞門人。後來張之洞督粵時，開廣雅書局刻書，秉恩充提調。他在《書目答問》刊書跋中說：“秉恩乃即定本敢為校勘，始知定本為門人分錄，展轉移寫，不無差異，有卷第顛倒者，有版本脫落者，有名氏舛訛者，有定本後書已刊行，或別刻重翻，卷第缺略，因可增補者，謹就愚管所及，一一校補比竣。”秉恩這次整理，訂正《書目答問》初刻本訛誤二百餘處。范希曾做《補正》時沒有見到貴陽本，所以沒有吸收此次訂正成果。來老《匯補》，則以貴陽本為底本，充分採納了此次訂正成果。這既是王秉恩重刻本的一大特色，同時也是《匯補》的一個特色。

江人度箋補本。江人度作《書目答問箋補》，刊於清光緒三十年（1904），為系統研究《書目答問》最早的一部專著。他在跋中說：“自劉、班《七略》以來，即有目錄之學。目錄者何？即讀書之門徑也。張南皮師《書目答問》尤門徑之精者也。得其門，則有從入之途；失其門，不免望洋之嘆。欲窺奧美而傍徨門外，雖畢生研誦讀究，仍畢生茫昧矣……因取南皮師是書，疏通證明，間亦搜補書目，藉以開示來學，而明其津梁所在，雖目以臥佛之疲，不敢謝也。”該書所稱的“疏通證明”和“搜補書目”，即是其特點所在。所謂“疏通證明”，就是對原刊本中的起分類作用的“勾乙”符號（L）進行必要說明和相應處理。他在是書《凡例》中說：“內有鈎乙處，一類之中，各為子類，義例最為精密。翻刻者多削去，失其旨矣。猶之阮刻注疏，凡有異同，以圈識之。翻本不載，同一粗率。今一仍其舊，並於鈎乙處疏明之，愈覺清析。”在一類之末，用“以上某某類”進一步加以說明之。所謂“搜補書目”，乃是補充原本缺漏之書。除一般四部書籍外，間采近人救時之作。他在是書《凡例》中說：“近來西書華人多譯刻者，頗足辟精理而擴聞見，故續錄之。”他對教科書有個人觀點。他在是書《凡例》中說：“教科書尚無定本，近出各書，頗覺叢雜，未能畫一，尚待後賢補錄。”在《箋補》書中，實際上並沒有增補教科書。故此，後人所謂《箋補》“大部分是新刊教科書”的說法無疑是沒有根據的，錯誤的。

葉德輝輯補本。葉德輝作《書目答問輯補》，序於民國八年（1919），蓋為成書之年。民國二十一年（1932）擇輯補條目，刊載於《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館刊》。該館還曾以鉛字排印發行。葉德輝以撰有我國第一部古籍版本學專著——《書林清話》名世。他為《書目答問》作輯補，有他個人的見識。他說：“此目江陰繆藝風先生代南皮相國文襄公撰。訛誤脫漏隨處有之，故一再抽換。改刻後印本與前本往往出入異同。余無事則隨手校正不下十餘部矣。新年無俗客相擾，晴窗靜坐，為楊壽祺兄過錄一本。以繆、張之博洽，何處不如鄙人？可知目錄板片之學，談非容易矣。”（引葉德輝批校題識）葉德輝依所儲三世之藏，涉獵廠肆之異本，費三十年之力，多次批校《書目答問》，所批校之本今傳世者不下十數部，遂為用時最多，作功最勤，傳世校本最多者。其所補之書，尤以經眼明版居多，成為《書目答問輯補》一大特色。

倫明批校本。倫明通校《書目答問》，成為傳世不多的稿本之一。倫明以廣東東莞駐防旗籍人寓居北京，藏書極富，廣儲乾隆以後刊行之書，擬續修《四庫全書》。民國

八年夏，倫明依據光緒二年四川修訂重刻本，始將葉德輝斟補文字過錄其上。他“時時檢覽，偶有所見，亦注其下，未有識別，竟致混淆”。一本之中，葉校與倫校不分，因此成為倫明校本的一個特徵。民國十四年（1925）倫明始晤葉德輝於都門，過錄德輝校本的這個話題，拉近了兩人的距離。兩人敘談甚歡，相見恨晚。定約互相抄借未藏之書。離別數月，葉氏遽遭身禍，了結了這段書緣。倫明以續修四庫之藏，校補《書目答問》，多有發明。今依據北大藏倫明批校稿本，將葉校與倫校一一區分，將兩者一併匯入，為《匯補》增色多矣。

孫人和批校本。孫人和利用倫明《書目答問》批校本，又做了一次通校。其實在這個本子上，還有一位無名氏批校文字，這就成為彙有葉、倫、孫及無名氏四人批校文字的稿本。可以認為，這實際上是一部未整理的《書目答問》的《匯補》本。孫人和批校的時間，或許在民國十九年（1930）七月七日之前。批校完成後，孫人和作題記云：書目“朱筆為葉煥彬、倫哲如，所校用墨筆者，又係一人。倫君原本固如是也。今悉遵之。光緒以後之書亦多增入。蓋倫君所為如欲便於士林，似不必遵文襄例也。增補之處，未能精審，有書在甲類，而誤補於乙類者；有人名、書名、卷數訛誤者，今擬詳細校補，識以藍筆。其為續刻、增改者，更加墨圈，俾免混淆”。拘於成見，並沿襲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之例，張之洞在《書目答問》中，也對詞曲小說予以摒棄，故此類作品多所漏略。對此孫人和“擇其最要者，分別補錄焉”。這一點成此校本的一個特色。

范希曾補正本。范希曾，字末研，江蘇淮陰人，民國十六年（1927）就職於南京國學圖書館，民國十九年去世，年僅三十一歲。范希曾酷嗜版本目錄之學，幾達忘我程度，積勞成疾，終致英年早逝。人世間失去了一位讀書種子。所謂“補正”者，補《書目答問》問世後“五十年間新著新雕未及收入”者；正《書目答問》存在的“小小訛失”。始創“補正”體，自成體例，在學界影響甚大。《補正》補錄《書目答問》所缺之書凡一千二百種左右，其中稿本多達一百四五十種。此類稿本既未刊刻，往往不為外界所知，《補正》為之詳加著錄，並盡量提供有關線索，對治學者說來，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。糾正了《書目答問》漏略或訛誤的書名、卷數、作者姓氏、刻書年代等近百處。范希曾繼承傳統著述之成例，在部分書下附加按語。按語的內容，或揭示一書之內容，或品評一書價值之高下，或鑒別一書版刻之真贋與異同，或指出《書目答問》訛誤之所在，凡此數等均給學人以啟示。希曾補正，初欲附張氏《答問》之驥尾，而後遂成一家之言，《補正》本成為《書目答問》通行之本。

劉明陽批校本。這個批校本，載有劉明陽題跋數則，道出其藏書及批校《書目答問》之大略情形。他說“二十餘年來幾無日不寄興趣於故紙堆中，故奇書秘冊，往往遇之，若明清舊槧，更成過江之鯽，惜當時不暇為經眼錄耳。此書補正頗稱完備，辛勤可念。唯書海無涯，焉能一人盡窺！爰再就余個人所見，補其未備，然仍不能望其毫無漏略也，研理樓主劉明陽記，時戊寅（1938）秋八月也。”他在1950年一則題跋中說：曾對《書目答問》“略加瀏覽，尚有須補正者多處，唯年來久不執筆，意興殊懶，明春如身體精神稍為復原，再為添注，俾再加詳。”他又說：“書內所謂余曾有或曾藏之書，十餘年來因易米，多已不存。自我得之，自我散之，亦不甚惜也，壬辰（1952）中秋日。”“書者公物，本重流通，古今藏家，無久聚不散之理，又記。”劉明陽為津門著名

藏書家，他以數十年之力，訪求、收藏古籍，並精研版本之學。經眼明清舊槧之多，如其所言竟成過江之鯽，且多奇書秘冊。“文革”期間，藏書被抄，寄存天津圖書館。後落實政策，書還劉家。書還之事，我今歷歷在目。劉明陽所藏善本，後轉讓國家圖書館。劉氏考訂精審，見解獨到，品評是非，冰釋疑案，實有點睛之效果。例如，在《笠澤叢書》一條下，批曰“陸本、顧本兩本行格同，顯明區別，只在卷末‘清朝’兩字抬不抬”。

韋力批校稿本。韋力先生乃一位謙和儒商。從商之餘，唯嗜藏書。1981年始對古籍發生興趣，至今已逾卅載。經過辛勤耕耘，收穫頗豐，遂成商界精英，私藏巨擘。嘗自云：“其中甘苦，如魚飲水，冷暖自知。”至今所擁有古籍已逾百架，四部咸備，唐、五代、宋、遼、金亦有可稱道者，明版已逾八百部，批校本、抄校本、活字本各有數架。曾用宋代藏書家許棗誥“嗜書好貨均為一貪”（見許棗《梅屋書目序》，清錢泰吉《曝書雜記》卷中引）入印。築芷蘭室，環室皆書也，坐擁書城。先藏前賢遺書於其中，次讀世人未見之本，進而發凡起例著書其中。時而在書樓藏書間漫步，至足樂也，幾達“妙處難與君說”之境界。因書緣與來老結為忘年之交；也因書緣，我倆締結莫逆之交。今次，韋力先生通批全書，以雄冠私藏之富，予以增補。所增版本之多，實有超過前賢者。此為韋氏批校本之一大特色。

他如趙、蒙、邵、李、高、張、呂及佚名、某氏等諸家，或通校全書，或過錄他校，或比較異同，或品評優劣，或定其價值，雖視角不同，卻也各有側重，為《匯補》增色者多矣。

趙祖銘校勘記。清光緒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湖北沔陽人盧靖將《書目答問》刊入《慎始基齋叢書》，民國十二年（1923）彙印之。趙祖銘字式如，樂亭人。其通校全書，成校勘記，凡六十七條，多有發現。這是一個較好的校刊本。其對《書目答問》“學海堂本”記載的錯誤校改較多，尚有出於貴陽本之外者。這個校勘成果，范希曾作補正時，沒有見到，故沒有采錄。今《匯補》本全部採納。

蒙文通按語。曾與邵次公談論范希曾所作《書目答問補正》，於民國二十年（1931）付印。蒙文通在書中加了一些按語，以“蒙按”二字標出。其對范希曾所作補正，作了進一步的說明，實是補正之補正。“蒙按”僅限於四部中之經部，未能通校其後各部，蓋隨手批注，例未盡善，致存遺憾。

邵瑞彭批校本。邵瑞彭字次公，浙江淳安人。民國初期任衆議院議員等職。後歷任北京師範大學、河南大學教授。晚年寓居開封。工詞，兼長經史。有《書目長編》、《一切經音義校勘記》等。邵瑞彭手批南京國學圖書館初印本《書目答問補正》，書藏原天津古籍書店王振永先生家。來老早年曾向振永先生借錄一過。今校本不知流落何所矣。邵瑞彭與蒙文通交往甚密，商榷學術，兩人曾在一起論及范氏補正《書目答問》事。今兩人所補並納《匯補》，亦《書目答問》之逸聞也。

高熙曾批校本。高熙曾對《書目答問》素有研究，曾通批全書。對補正斯目有自己的觀點，曾云：“補正者，補其未見之本，未睹之書，而正其版本作者之誤也。於學者則甚便，若以張公之意繩之，則未能盡合焉，然亦有所不得已也。”來老早年曾借錄一過，將校文集補於本書。稿本今也不知流落何所矣。高熙曾之外舅乃孫人和先生。孫

人和批校在先，熙曾批校在後。今兩人所補併入《匯補》，《書目答問》之逸聞又添一則。

張振珮批校本。張振珮批校本二冊，今藏吾家。張振珮先生哲嗣張新民先生介紹此本云“朱筆細字，旁批側注遍布眉間行裏。手澤所存，倍加珍護。蓋曩昔公講授中國歷史文化，多向青年學子推薦《書目答問》，以作研治國學之入門書籍，又因王秉恩貴陽刻本改正原刻處頗多，兼有范希曾補正未及者，故頗欲重新整理付刊。此即其退休家居時預作之批校。唯前期工作雖大體就緒，而先君子精力已盡殫於注釋《史通》，無暇排示定稿也”。此後，張新民先生承其家學，續作輯補，始成《書目答問輯記》。附載呂幼樵《書目答問校補》書後。此校以《書目答問》諸版本為範圍，比核校勘，鉅細咸備，指出彼此之異同，尤具特色。看校語，猶睹衆本；讀條目，方見功力。張氏校本，別開生面，獨具一格。今幸得此校，增入《匯補》，足為學人參稽。

李笠，字雁晴。浙江瑞安人。歷任廣東大學、中州大學、廈門大學及復旦大學教授。有《中國文學述評》等。其所撰《三訂國學用書撰要》，揭示典籍內容。

呂思勉，字誠之，江蘇武進（常州）人，歷史學家，歷任光華大學、安徽大學、華東師範大學教授。著作等身，著有《中國通史》等。其所撰《經子解題》，對所收典籍，點評精到，對初學，指點迷津；對學者，開闊視野。是書頗有可稱道者。

來老早年曾摘錄李、呂二書有關評語，置於《匯補》相關條目之下，為條目作了精到的釋要。

尚有兩本：一是佚名批校本。用墨筆。校語因多與葉德輝校語相同，又與倫明過錄葉德輝校語相近，故本書將其置於葉後倫前，以便稽考。此本來氏收藏。一是某氏批校本。用墨筆行書。因與倫明、孫人和共用上列同一校本，故置於倫、孫之後。

另外，尚有一些過錄本，我們得而未錄，如國家圖書館藏羅懋煊先生過錄本等。還有一些重要批校本，因見已晚，我們得而未錄，如王伯祥先生的手校本；限於各種原因，尚有一些重要批校本，我們求而未獲，如侯雲圻、胡玉縉、陳乃乾及呂貞白等先生的手校本。我們認為，可能還有一些批校本雖存而未顯，有待今後繼續訪求。在將來的某個時候，若能得到以上開列的部分批校本，為《匯補》再作《匯補》，將是一件功德善事。或者，這僅僅是一種願望，短期之內無法實現，我們將跂而望之，以俟來學。

此次《匯補》，我們主要做了如下工作：

一、梳理舊稿。初閱來老批校《書目答問》舊稿時，甚感興趣。但見毛筆行楷，蠅頭細字，上下勾畫，左右移寫，密布於字裏行間與天頭地腳處，幾無隙地，形如亂麻，如入迷宮；而當靜心細讀時，不難發現，書寫自守規範，字字清晰，復按箭頭所指，則文通理順，朗朗上口。舊稿校文係錄自葉德輝、劉明陽、高熙曾、李笠和呂思勉五家校本。我們逐條析出，打成文本，復置於原處。

二、更換底本。來老舊稿，原以民國二十年南京國學圖書館排印本作為底本。我們認為，清光緒五年貴陽所刻，因改正清光緒二年刻本多處誤字而為較善之本，故決定改用貴陽本作為《匯補》之底本。

三、增補諸家校刊本。按照計畫，我們擬在舊稿基礎上，再增補數家校刊本。於是，我們四處訪求，尋覓各種校刊本，果有新獲。經過比較篩選，最後確定新增校刊本

凡八家，計：江人度刊箋補本，倫明、孫人和、趙祖銘、張振珮、韋力、佚名及某氏校本。

四、將各家校語及按語，依次置於相關條目之後。

五、編製四種附錄。爲了充分解讀這部《書目答問》，從各個角度對其進行揭示，我們特編製了四種附錄。

其一，《書目答問》版本圖釋。先作釋文，後附書影。收錄我們經眼的世傳版本凡四十九種，對這些版本逐一作了介紹，同時選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版本配以五十三幅書影，附於其後。每個版本，標明藏家，以便檢閱。

其二，《書目答問》刊印序跋。選錄《書目答問》部分刊本中原載之序跋資料，包括潘霽、王秉恩、李元度、舒龍甲、江人度、葉德輝、柳詒徵、范希曾等八人所撰十一種序跋資料，全文刊載。文後標明出處，以便查核。

其三，《書目答問》所載題識。選錄《書目答問》部分刊本中所載的由後人撰寫的題識資料，包括陳彰、葉德輝、秦更年、倫明、孫人和、王伯祥、王秉恩、潘景鄭、羅惇晏、高熙曾、來新夏、劉明陽、邵瑞彭及袁行雲等十四家凡三十餘則題識。文後標明出處，以便查核。

其四，《書目答問》索引表三種。此是來新夏先生半個世紀前之舊作，從不同角度編製索引。既便利用，亦存舊思。

六、編製綜合索引。對《匯補》所載書名、人名進行通檢。

七、從梳理舊稿開始，到四處訪求校本，以及對《匯補》內容文字進行校對、訂正、查檢、覆核，如是者數次，稿出者數過。斯役始於二零零五年，至二零零九年歲事，歷時五年。

今天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，《書目答問匯補》殺青，奉來老之命整理斯稿，屈指數來已歷五個寒暑。

來老以數十年之力，將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傾注斯編，又慧眼獨具，網羅衆本，遴選諸家，吸納前賢及當代學人研究成果，以百川匯海之勢，成此《匯補》，遂成《書目答問》之集大成者，是繼清代江人度《書目答問箋補》、民國范希曾《書目答問補正》之後取得的又一重要學術研究成果。本書在編製體例、遴選衆本等方面具有突出特點。其在繼承傳統文化，傳承國學精華，推進學術研究，以及在古典文獻學、古籍版本學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價值。

本書整理期間，我們曾經得到了圖書館界同仁大力支持，來老已在《匯補》卷首序中具名致謝，在此再致謝意！

自己司職津圖，終日與古書爲伍，恪守典藏之職。追憶往昔，不知從何時開始，作爲來老書童，往返於館校之間。在古籍版本研治方面，時時得到來老點撥，頗受啟發，始入治學之門徑。當年自己有幸參加古典文獻研究生班學習，來老命以整理《匯補》書稿爲學業，終獲耳提面命之機緣。其間，來老學術研究成果遞相問世，自己每每有幸先睹，舉其要者如：《清代目錄提要》（1997年1月齊魯書社）、《古典目錄學研究》（1997年3月天津古籍出版社）、《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》（2000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）、《且去填詞》（2002年1月天津古籍出版社）、《來新夏教授學術研討會紀念集》

(2002年8月新疆大學出版社)、《三學集》(2002年9月中華書局)、《古籍整理講義》(2003年11月鷺江出版社)、《學不厭集》(2004年7月海峽文藝出版社)、《清人筆記隨錄》(2005年1月中華書局)、《書文化的傳承》(2006年6月山西古籍出版社)、《談史說戲》(2007年1月山東畫報出版社)、《遼谷師友》(2007年8月上海遠東出版社)、《老橡樹文叢——八零後》(2008年9月北方文藝出版社)、《來新夏說北洋》(2009年1月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)、《中國圖書事業史》(2009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)、《書前書後——來新夏書話續編》(2009年8月三晉出版社)、《來新夏談書》(2010年8月南開大學出版社)、《硯邊餘墨》(2010年10月內蒙古教育出版社)、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》(增訂本, 2010年12月中華書局), 等等, 實有目不暇接, 苦讀不盡之感。還曾得到來老賢配焦靜宜老師文史專著《星點集》(2006年8月南開大學出版社)。續接大作, 均拜讀再三, 獲益至多。來老素奉教長之職, 以提携晚輩為己任, 受惠學子, 無以數計, 遂為學界美談。作為受惠者, 自己蒙來老嘉許, 命予署名, 忝入“匯補”者列, 誠惶誠恐, 無以言狀!

寒舍坐落於津門子牙河之南岸。子牙河位居九河下梢之地, 由西而東, 不斷之活水徑入海河, 直灌渤海。所居社區取《詩經》語, 名“在水一方”。每年4月中旬開始, 始有蛙鳴。尤其是盛夏大雨過後, 蛙鳴四起, 至夜深人靜時, 由北岸雜草叢中傳來, 此起彼伏, 多聲合唱, 音灌滿樓。在故都人海之鬧市中, 得此鄉村景致, 身心好不愜意! 獨辟一小屋, 題名“聽蛙鳴室”。坐室整理《匯補》, 不亦快哉!

今《匯補》將由中華書局出版, 爰將協助來老整理斯稿顛末, 急就數語, 充為後記。

2011年4月末記於津門子牙河南岸之聽蛙鳴室。

(作者單位: 天津圖書館歷史文獻部)